

卢梭全集

第 2 卷

忏悔录(下)

李平沅 译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2 年 · 北京

Jean-Jacques Rousseau

LES CONFESSIONS

LE LIVRE DE POCHE

Librairie Générale Française, 1972.

根据法国大众书社袖珍丛书 1972 年版译出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卢梭全集. 第2卷/(法)卢梭(Rousseau, J.J.)著;李平沅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2
ISBN 978-7-100-09154-1

I. ①卢… II. ①卢…②李… III. ①卢梭, J.J. (1712~1778)—全集 IV. ①B565.26-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092820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卢梭全集

第2卷

忏悔录(下)

〔法〕卢梭 著

李平沅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154-1

2012年 月第1版 开本 × 1/32
2012年 月北京第 次印刷 印张

定价: 元

目 录

小引	1
第七卷	3
第八卷	91
第九卷	157
第十卷	269
第十一卷	341
第十二卷	395



A R R E S T
D E L A C O U R
D E P A R L E M E N T,

QUI condamne un Imprimé ayant pour titre, Emile, ou de l'Éducation; par J. J. Rousseau, imprimé à la Haye.... M. DCC. LXII. à être lacéré & brûlé par l'Exécuteur de la Haute-Justice.

EXTRAIT DES REGISTRES DU PARLEMENT.

Du 9 Juin 1762.



Le jour, les Gens du Roi sont entrés, & M^e Omer-Joly de Fleury, Avocat dudit Seigneur Roi, portant la parole, ont dit :

Qu'ils déféroient à la Cour un Imprimé en quatre volumes *in-octavo*, intitulé : *Emile, ou de l'Education*, par J. J. Rousseau, Citoyen

A



巴黎高等法院 1762 年 6 月 9 日下达的逮捕令
缉拿《爱弥儿》的作者卢梭

MANDEMENT
DE MONSIEUR
L'ARCHEVÊQUE
DE PARIS,

PORTANT condamnation d'un Livre qui a pour
titre: EMILE, ou de l'Education, par J. J. Rousseau,
Citoyen de Geneve. A Amsterdam, chez Jean
Néaulme, Libraire, 1762.



A PARIS,
Chez C. F. SIMON, Imprimeur de la Reine & de Monseigneur
l'Archevêque, rue des Mathurins.

M. DCC. LXII.
AVEC PRIVILEGE DU RO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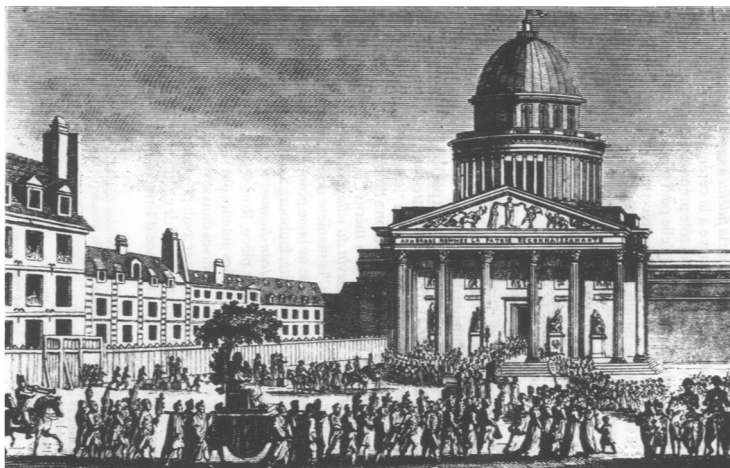
巴黎博蒙大主教 1762 年 8 月 28 日发布的
谴责《爱弥儿》及其作者的训谕

卢梭出逃图



卢森堡元帅把卢梭送到后墙门,《爱弥儿》的作者旋即出门登车,开始长达八年的流亡生活。

卢梭的遗骸移葬巴黎邦德翁



法兰西共和历3年葡月20日(公元1794年10月11日)巴黎的全体政要和各界代表把卢梭的灵柩护送到“供奉不朽的人的殿堂”邦德翁。

小 引^①

这几卷书稿,错误的地方甚多,各种各样的错误都有,而我眼下又没有时间再检查一遍,没有时间进行修改。不过,错误虽多,但它们的内容已足以使热爱真理的朋友掌握探寻事情真相的线索,并获得一个根据自己的了解弄清真相的方法。不幸的是,我觉得,我这几卷书稿要想逃脱我的敌人的监视,那是很难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如果它们幸而落入一个正人君子之手[(即使这个人是舒瓦瑟尔^②的朋友)或者落入舒瓦瑟尔本人手里,我不相信我身后的名声就没有恢复的希望。啊,上帝呀,你是清白无辜的人的保护者,但愿你能使我这几卷可证明我无辜的最后的申辩书不要落入德·布弗勒和德·韦尔德兰这两个女人手中或她们的朋友的手中。你至少不要让这两个泼妇看到一个不幸的人写的这份材料,尽管你已经让这个不幸的人在生之时吃尽了她们的苦头。]^③

① “小引”二字为译者所加。——译者

② 舒瓦瑟尔(1719—1785):法国政治家,曾任法王路易十五的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译者

③ 方括号[]中的这几句话,后来被卢梭划了许多线条删去,但字迹仍清晰可辨。——译者

第七卷

(1741—1747)

我虽然早已决心辍笔，但沉默和忍耐两年之后，我又拿起笔来。各位读者，请先别急于评说我不得不再执笔撰文的理由，因为你们只有在把我的书看完之后，才能作出评论。

你们已经看到，我的青年时期是在一种平静而又相当美满的生活中度过的，既无大不幸，也无大喜事。这种平平淡淡的生活，大部分是由于我虽易激动但又十分软弱的天性造成的。我的天性难于坚持而易于灰心；它要受到强烈的驱动才能走出悠闲的状态，而稍一感到厌倦，便又懈怠如初，因此，它使我既无大美德，也无大恶行，经常处于我自认为生来就挺适合的优哉游哉的宁静生活，因而不容许我无论是为善还是为恶而走得太远。

我在后面展示的画面，与以前的画面是多么不同啊！命运在前三十年间处处有利于我的天性的发展，而在后三十年，却事事与我的天性发生冲突。在我的处境与我的倾向继续不断的冲突中，我犯了许多巨大的过错，遭遇了许多前所未闻的不幸，但其间除了没有使我养成坚强的性格以外，也确实培养了许多能给我遭到的不幸带来荣誉的美德。

本书的上册，完全是凭记忆写的，因此必然有许多错误；而下

册也要凭记忆来写,其中的错误说不定比上册还多。我美好的少年和青年时期,是在既宁静而又淳朴的环境中度过的。当年甜蜜的往事,给我留下了许许多多难以忘怀的美好印象,使我不断地时时回忆。然而,人们即将看到,对我后半生的回忆,我心中的感受是多么不同啊。再回忆这段时间的往事,那等于是让我重新再遭受一次痛苦。我不能拿痛苦的回忆来增加我现在的景况的艰难。我要尽量避免;我这种想法是对的,所以使我在需要回顾往事时,有些痛苦的往事就回忆不起来了。易于忘记痛苦,这是上天在命运使我陷入痛苦的泥淖时给我的一种安慰。我的记忆力让我单单地只回忆那些愉快的事情,因而抵消了我只往坏处想的想象力,没有把未来只看作是一片漆黑。

为了弥补我的记忆力之不足和提示我如何写作本书而收集的材料,都已落入他人之手,再也收不回来了。我唯一能依靠的忠实向导,是我有线索可循的一系列感情;它们给我的人生打上了不可磨灭的印记。通过我的感情,便可以推知我这一生遭遇的事情的原因和后果。我很容易忘记我的痛苦,但我不能忘记我的过错,更不能忘记我的美好的感情。对我的过失和美好感情的回忆真是刻骨铭心,是永远不会从我心中消失的。我很可能遗漏一些事情,把这里发生的事情说成是在那里发生的,也可能把时间弄错了。但是,对于我深有感触的事,对于我的感情驱使我去做的事情,我是绝不会弄错的。我要在书中讲述的,主要是这些。我这本《忏悔录》的目的,是要人们准确了解我这一生在种种不同的境遇中的内心感情。我向读者许诺的,是我的心灵的历史。为了忠实地记述这部历史,我不需要其他的材料,只需像我迄今所做的这样反躬自

问、吐露心声就行了。

幸运的是,我从一个信函抄录本里找到了一些记录这六七年间发生的事情的可靠材料;这些信件的原件现在都在迪佩鲁先生手里。这个抄本截止于1760年,包括了我退隐庐居住以及我和我的那些所谓的朋友不断争吵的整个时期。这段时间是我一生最难忘的;我的种种不幸的根源都是从这段时间开始的。至于比较近期的一些信件的原件,我手中留存的已为数不多,所以我没有把它们抄录在这个本子里,以免分量过重,无法逃脱我的那些阿耳戈斯^①式的敌人的觉察。不过,当我觉得它们能提供某些情况的时候,不论它们提供的情况对我有利或不利,我都会把它们转录在这本书里。我不怕读者指摘我不是在写《忏悔录》而是在写自辩书。当事实为我申辩的时候,谁也休想我不说实情。

本书的下册,只是在如实讲述事情的经过方面与上册相同,而它之所以显得写得比较好,是由于它讲述的事情非常重要;除此以外,它在各方面都不如上册美。上册是在伍顿和特里堡写的,当时的心情怡然自得,非常愉快。我所回忆的往事件件都给我带来新的欢乐;我愈回忆它们,便愈感到新的乐趣。我可以无拘无束地谋篇布局、斟酌词句,直到把文字写得满意为止。今天,我的记忆力和脑子已经衰退,几乎不能工作了,因此,下册的写作是勉力为之的,心中是怀着无限忧伤的。文中记述的全是灾祸和一些人的背信弃义的行为,全是令人痛心的往事。我本想把我要讲的事情全

^① 希腊神话故事中的百眼神。据说,在他的一百只眼睛中,有五十只眼睛昼夜不停地总是睁着观察周围的情况。——译者

都埋葬在沉沉的黑夜里,然而,由于有些事情又不由我不说,所以我在写下册的时候不能不躲躲藏藏悄悄地写,不能不要花招示人以假象,自甘堕落地做出一些我生来就不愿意做的事情。我头上的天花板有眼睛,房间的四面墙壁有耳朵,再加上我周围都有密探和心怀恶意的监视人,所以我时时感到不安、心绪不宁,把断断续续想说的话匆匆写在纸上,连重读一遍的时间都没有,更不用说细心修改和润色了。我当然知道,人们之所以在我的周围设置无数的屏障,是由于他们害怕真理会从某个缝隙透露出去。我应当怎样做,才能使真理穿过他们设置的屏障呢?我想过一些办法,但成功的希望甚微。人们可以想象得到,在这种情况下,要想写出动人的文字,给它们加上引人入胜的色彩,那是何等的艰难啊!因此我要把话说在前头:凡是已经开始阅读本册的人,我无法担保他们在继续往下读的时候不感到腻烦,除非他们真的想了解一个人和真诚热爱正义与真理。

我在上册写到我怀着恋恋不舍的心情动身去巴黎就搁笔了。不过,我的身虽往巴黎行进,但却把我的心留在了夏梅特,在那里建立了我最最后一座空中楼阁,打算有朝一日把我获得的钱带回去交给我那头脑重新清醒的妈妈。我已经把我那套新的记谱法看做是一笔准可到手的财富了。

我在里昂停留了些时间,一是为了去看看朋友,其次是想请人为我给巴黎的熟人写几封介绍信,再则是想把我随身带的几本几何学的书卖掉。马布里先生和夫人见到我,非常高兴,并请我吃了几次饭。我在他家结识了马布里神甫,还见到了孔狄亚克神甫(我和他是早已相识的),他们都是来看望他们的兄长的。马布里神甫

给我写了几封介绍信,其中有一封给封特奈尔先生,另一封给克吕斯伯爵。我同这两位先生相识以后,交往得非常愉快;尤其是封特奈尔,他在去世前一直同我保持很好的友谊,并在他和我促膝谈心时给了我许多有益的指导,可惜我没有完全照着他的话去做。

我又见到了波尔德先生。我和他已相识很久了,他曾经非常热心地多次帮助过我。这一次,他依然是那样的热心,帮我把那几本几何学的书卖掉了,并亲自或托人给我写了几封带到巴黎去的介绍信。我又见到了地方长官先生;我此前是通过波尔德先生和他相识的,后来,通过他,我又认识了黎歇留公爵。现在,公爵正在里昂,于是,巴吕先生领我去见他。他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并告诉我到巴黎之后去见他。后来,我真的去看了他几次,不过,和这样的大人物(我以后还要谈到他)交往,对我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用处。

我还见到了音乐家达维。在我有一次旅行遇到困难时,他曾经帮助过我。他曾借给我(或者说送给我)一顶便帽和几双袜子;虽然我们后来常常见面,但我一直没有还他,他也没有问我要。不过,我后来也送了他一件礼物,其价值和他那顶帽子与几双袜子差不多。如果这里讲的是我应该做的事情,我是可以把我讲得更好一些的;可是这里讲的是我实际做的事情,唉,在性质上就不一样了。

我还见到了慷慨大方的佩里雄先生。这一次,他又使我感受到了他平素的那种豪爽气魄;他像从前给文雅的贝尔纳付马车费那样,也替我付了马车费。我也见到了外科医生帕里索。这位医生的确是一个顶好的好心人;我还见到了他供养了十年的可爱的果德弗瓦;这个女人并无他长,只是性格温柔和心地善良;无论是

谁,只要一到她身边,就不会不喜欢她;一离开她,就不会不思念她。那时她已到了肺病晚期,不久以后就去世了。观其友便知其人*,此话的确不虚。只要你见过温柔的果德弗瓦,你就知道好心的帕里索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了。

对于这几位好友,我都心存感激之情,可是后来,我把他们都淡忘了。其中的原因,绝对不是由于我忘恩负义,而是由于我一贯的疏懒成性(这往往令人看起来是忘恩负义)。他们对我的帮助,我从未忘记,但我认为今后用行动来报答他们,比不断用书信感谢他们要好得多。勤写书信,这是我力所不能之事。而我一疏于音问之后,便感到羞愧,不知道如何弥补我的过失,因此愧上加愧,就索性不写信了,于是与他们音信杳无,好像把他们全都忘记了。帕里索和佩里雄对此并不介意,对我依然如故,而波尔德则不然;二十年后人们将看到一个有才学的人以为被人忘怀的时候,他的自尊心将如何寻求报复。

在离开里昂之前,我不应该忘记一个可爱的人。我又见到了她,心中感到十分高兴;她的身影在我心中留下了极其美好的记忆。这个人是我在上册中提到过的赛尔小姐;后来,我住在马布里先生家里时,又再见到过她一次。我这一次到里昂,有许多空闲的

* 除非他当初在选择朋友的时候就选择错了,或者他所喜欢的人后来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而改变了性格(这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人们刻板地理解这条“观其友便知其人”的法则的话,人们就会按苏格拉底的妻子克桑迪普来评判苏格拉底,按狄戎的朋友卡里普斯来评判狄戎。这样评判就荒谬绝伦、大错特错了。此外,人们切不可用这条法则来评判我的妻子。是的,她的智力之有限和上当受骗之容易,简直超出了我的想象,但就她的性格而言,她确是一个非常淳朴、善良、没有一点儿坏心的女人。她值得我的衷心敬爱;在我有生之年,我将永远敬爱她。

时间,所以和她见面的次数就比较多了。我对她动了心,而且很强烈,我有理由相信她也不会不动心的。但是,由于她对我那么真诚,使我反倒不敢产生滥用她的真诚的念头。她没有任何家产,我也身无长物,我们的境况太相似了,所以不能结合,何况我有要紧的事情要办,因而根本没有想和她结婚。她告诉我,有一个名叫日勒弗的年轻商人似乎很喜欢她;我在她家见过他一两次,人挺老实的,大家都说他是老实人。我相信她和他结合一定会很幸福。我希望他赶快娶她(后来他果然娶她了)。为了不影响他们纯真的爱情,我决定赶快离开里昂,我衷心祝愿这个可爱的人婚后的生活美满幸福(唉!可惜我对他们祝愿的幸福在世上只持续了很短一段时间,我后来听说,她婚后两三年就去世了)。我一路之上都对她怀着深深的依恋之情。我感到,而且以后每一想到她都会感到:为义务和美德而做出牺牲固然要付出很大的代价,但这种牺牲在心中留下的甜蜜回忆,就是对我的最好的补偿。

我上次到巴黎,看到的大部分是它糟糕的一面,而这次到巴黎,看到的大多是它漂亮的一面。不过,我所住的旅店不在漂亮之列。按照波尔德先生给我的一个地址,我住进了离索尔邦神学院不远的科尔迪埃街的圣冈丹旅馆。乱糟糟的街,乱糟糟的旅馆,乱糟糟的房间。然而,在这个乱糟糟的旅馆里,却曾经住过许多有才华的人,例如格雷塞、波尔德、马布里神甫、孔狄亚克神甫和其他一些名人。可惜的是,这些人我一个也没有见着。我在旅馆里认识了一个名叫博纳丰的先生;他是一位小乡绅,腿有点瘸,好争论,说起话来爱咬文嚼字。通过博纳丰的介绍,我认识了罗甘先生(现在,在我的朋友当中,就数他的年龄最大),通过罗甘先生的介绍,